

人民美术名家学术文丛

漢字學論稿

李守奎



李守奎 著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人民美术名家学术文丛

漢字學論叢

李守奎



李守奎 著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字学论稿 / 李守奎书. --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6

(人民美术名家学术文丛)

ISBN 978-7-102-07450-4

I. ①汉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汉字—文字学—文集
IV. ①H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6092号

汉字学论稿

李守奎 著

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

(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)

http: // www.renmei.com.cn

发行部: (010) 56692181

(010) 56692190

邮购部: (010) 65229381

责任编辑 张啸东

版式设计 涛 斋

责任校对 冉 博

书名题字 张啸东

责任印制 赵 丹

制版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部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2016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 数 0001-3000册

ISBN 978-7-102-07450-4

定 价 7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我所理解的“汉字学”，是古今贯通、考据与理论并重、考释与阐释并行的汉字学，是从汉字本体研究出发，探讨汉字的构成及其演变的学科。汉字学理论的构建既要充分吸收传统汉字理论及其研究成果，也要充分参照现代语言文字理论。

汉字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。古文字、俗文字与现代汉字，汉字学史与汉字文化、疑难字考释与已释字阐释、语文政策与汉字规范等等，这些都是汉字学研究的对象。每一个学者的兴趣与精力都有限，重点关注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，很难做到全面研究。多年来我一直开设汉字学课程，思考一些问题，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，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一些想法。现在把过去的东西集中在一起，分为《说文》研究、文字考释、文字理论、楚文字学、文字编工具书等五个专题编成一个论文集出版。主要有两个目的：一是把自己这些年对于汉字学的思考归拢归拢，总结一下得失，作为下一步继续学习与研究的起点；第二是给有志于汉字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一点参考和教训。

对于广阔而深邃的汉字学，我所思考研究的问题十分有限。

一、《说文解字》研读与思考

《说文》是文字学学者的手头必备，时常翻阅。没有翻烂一两部《说文解字》的文字学学者大概不是很多。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估《说文》，怎么拔高都不为过。从今天的现实需求来说，既要充分吸取其精华，也不能受其束缚，必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。时代在发展，学术在进步，就以古文字考释为例，《说文》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就很不相同。早期学者大都是把古文字字形与《说文》比对，以字形的相似性作为释字原则，所以十分强调《说文》的作用，大都认为《说文》是研究古文字的必由之路，是开启古文字的钥匙，学好《说文》才能进行古文字的研究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古今和地域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龃龉让学者有意保持与《说文》之间的距离。现在古文字研究已经发展到了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的新阶段，这就开启了另外一条古文字学习与研究的道路——认字可以直接从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构形系统入手，《说文》作为辅助性工具书，供查阅参考。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，后者更加便捷有效。每个学者心目中的《说文》都不会完全一致，从汉字学学术史和汉字学现状整体上去把握十分重要。

我个人学习文字是从《说文》入手的，购买的第一本《说文解字》是在1981年。几十年里时常翻阅《说文》，从一个字一个字的解读到《说文》的理论体系思考，认识逐渐清晰，课堂上也多次讲授，但每次都各有侧重，讲授内容很少一样。讲稿草草，随讲随丢，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。入选的几篇与《说文》相关的论文，大都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，只是表示我个人学习与研究的起点。最后一篇《汉代的文献整理与文字研究——〈说文〉产生的背景与特点》算是我现在对《说文》的一个总体认识。我很期

望将来能有时间对《说文》有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。

二、古文字考释

我一直认为文字考释是汉字学的基础，也是汉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没有对文字本体构形、应用及其演变的深入研究，汉字学就成了空中楼阁；脱离语言与文本的汉字研究，就永远无法看清汉字的真相。我个人研究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了古文字考释上，从蹒跚学步开始，摇摇晃晃走到现在，积了几十篇小稿，大都不值一读。近几年写的与清华简相关的考释文章已经收到《古文字与古史考》一书中。这次又选了几篇，有的浅显，有的比较深入；有的通畅，有的迂曲；有的正确，有的错误，谈不到敝帚自珍，主要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学习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。前几篇是分析字形，考释文字，或一条条札记拼凑，或一个字深究下去，都是我所说的文字本体的研究。《〈成王为城濮之行〉通释》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全篇通解。古文字考释既是汉字学的需求，也是文献学的需求，选这一篇意在强调古文字考释必须走与文献学相结合的道路，不能眼里只有一个个的文字而没有其所记录的语言、所书写的语篇。最后一篇是通过包山卜筮简字迹分析抄本的抄写过程，这实际上延伸到了书法研究的领域，之所以用“字迹”这个概念，而回避字体、书法等，主要是因为不懂书法，防止外行乱说，见笑大方。从书法的角度研究古文字字体，古文字研究为书法提供便利。古文字研究与书法相结合，互惠互利，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。

三、汉字理论

文字理论部分是本论文集的重点。所谓的汉字理论，就是提炼一套概念，构建一个话语体系，清楚地描写汉字的各种现象，正确地表达各种规律，为汉字考释与汉字阐释提供方法与证据的支持。我们必须防止为了创新而创新，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形式主义做法。理论必须从汉字研究的实践中来，还得回到汉字研究的实践中去。《汉字论纲》是一个授课纲要，也是我在吉林大学期间对汉字的整体把握。从成文到现在过去了好多年，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想法，这次收录时适当加些按语补充。通过学习刘钊先生的《古文字构形学》，我提出“动态的文字构形”，区别于选取一批封闭的材料进行描写的“静态的文字构形”，《清华简〈系年〉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》一书其实就是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应用。上编考释部分追根溯源，前后比较，是动态的研究；下编则是对《系年》文字构形系统的静态描写，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能够比较系统、全面地了解汉字的构形。《说清华简〈系年〉中的装饰性笔画“一”》研究范围十分狭窄，题目小到不能再小，之所以选入此文，我想表达的是汉字构形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。饰符在汉字构形中几乎被忽略，就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构字部件，其丰富性与复杂性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更何况其它。汉字构形研究需要我们深入材料，实实在在地从一笔一划做起。《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》、《汉字倒写构形与古文字的释读》、《系统释字法与古文字考释》三篇的特点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用所概括的理论指导古文字阐释与考释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理论回到实践中去。其中《汉字倒写构形与古文字的释读》一文已经收录到去年刚出版的论文集中，不宜再行收录，但由于这几篇文章是一个系列，就留个存

目和提要。

隶定问题是从编写《楚文字编》时就开始面对和思考的问题，在清华简整理过程中，凸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。隶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，也是一个操作问题，我很希望隶定是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有序操作。我自己的操作就是理论模糊状况下的混乱无序，期望将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操作得更好一些。两篇文章算是我前后两个时期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过程，也是为《楚文字编》修订提供一点预备的理论。

四、楚文字与楚文字学

楚文字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，前几个专题中的楚文字考释与楚文字的隶定都在这个范围之内。单列一个专题主要是为了勾勒楚文字研究的整体面貌，提出建构“楚文字学”的设想。这个工作刚刚开始，还很薄弱，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。

五、古文字文字编

文字编工作让我受益很多。自己做了一点对学术有益的工作就得到这么多支持与肯定，心中颇有不安。衷心感谢前辈时贤对我的鼓励！十多年来三部文字编，体例不断改进，至《包山楚墓文字全编》，已经是殚思竭虑，难以有所突破了。更理想的古文字字编需要彻底打破固有的思路，从头做起。我个人力所不及，所以除了修订旧作外，以后就不再扩展这项工作了。

《面向全球的汉字学》算是代结语。我期望早日理顺学科关系，给文字学和汉字学一个应有的位置。祝愿汉字学健康发展！我坚信，汉字学一定能够以其独有的富丽光彩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熠熠生辉！

李守奎

于2016年春节

目 录

前 言	李守奎
壹 《说文》研究	001
读《说文》札记一则	003
《说文》古文与楚文字互证三则	006
《说文》“谷”字探源——兼说文字演变的复杂性	012
汉代的文献整理与文字研究——《说文》产生的背景与特点	019
贰 古文字考释	029
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	031
释楚简中的“𠂔”字——兼释楚玺中的“弼”	034
释包山楚简中的“彭”	038
上博简残字丛考	043
释楚简中的“规”——兼说“支”亦“规”之表意初文	049
《成王为城濮之行》通释	059
叁 汉字理论探讨	069
汉字论纲	071
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	098
动态的古文字构形研究——评《古文字构形学》	105
说清华简《系年》中的装饰性笔画“一”——兼谈汉字演变中求美动力与汉字构形中的饰符	110
汉字倒写构形与古文字的释读（提纲）	119
系统释字法与古文字考释——以“厂”、“石”构形功能的分析为例	122
《曹沫之陈》之隶定与古文字隶定方法初探	141

再论隶定 ——《楚文字编》隶定之检讨	151
肆 楚文字学的构建	171
楚文字研究与“楚文字学”的构建	173
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	183
略论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——兼论依《说文》部首编著的古文字编的体例	197
包山卜筮文书书迹的分类与书写的基本状况	202
伍 古文字字编类著作的编著	209
古文字字编类著作的回顾与展望	211
文字编前言三种	219
结 语	233
面向全球的汉字学——关于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思考	235
后 记	245

壹
說文研究

《说文》是一部不朽的巨著，是经典之经典。对《说文解字》从文字学、语言学、文献学等不同角度研究的成果极其丰富，对于大多数学者——学习者与研究者来说，都无法卒读。《说文》不仅仅是学术史上的贡献，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实用价值，所以学习与研究都很必要。就学习而言，我个人以为不要满足于通论类著作的介绍和研读，要真正去读《说文》，从大徐本和董莲池先生的《说文解字考正》入手即可。有文献基础的可以进一步读一读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，有所惑或有所思，个别感兴趣的问题可以适当参看一下《说文解字诂林》。这番功夫之后，大概就得跳出《说文》看《说文》了。就学术发展来说，当今深入研究《说文》的功夫在《说文》之外。第一，是古文字字形及其文献中的用法。我们见到了比许慎更多的古文字材料，是我们的福气；做出比许慎更接近事实的汉字阐释，是我们的责任。脱离新材料研究《说文》，难望清人和前辈大师项背。第二，是古音知识。不了解古音，连形声字都不能分辨，其他就更谈不到了。第三，文字理论。深入的研究必然导致理论的突破，何况还有它山之石。不同时代对《说文》有不同的评判标准，标准就是其文字理论系统。站在当今文字学立场上看《说文》，自然会得出与过去不尽相同的结论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学术。

《说文》研究在乾嘉以来至清末掀起一个高峰，那是因为古音学、文献学的发展，使得《说文》的音义训诂研究取得突破；第二个高峰正在兴起，那就是在今天汉字新材料、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成果基础上的综合研究，是文字学上的突破。

读《说文》札记一则

“串”字不见于《说文》，但《说文·心部》有一“患”字：

患，忧也。从心，从上贯𠂔，𠂔亦声。𠂔，古文从關省。……

《说文》对“患”字字形的分析颇为费解。后之学者多已看出其中破绽，或谓之“亦近于望文为义”^[1]，或谓之“乃浅人所改窜”^[2]。然大家对字形的分析，依然是众说纷纭，争论的焦点是对“串”形的分析。其中以段玉裁和王筠之说最为精赅。

段玉裁在“从心上贯𠂔，𠂔亦声”八字下注云：

此八字乃浅人所改窜，古本当作“从心母声”四字。母贯古今字。古形横直无一定，如目字偏旁皆作𠂔。患字上从母，或横之作申，而又析为二中之形。盖恐类于申也。^[3]

“串”即“母”；“患”从心母声之说，桂馥、朱骏声等《说文》研究大家对此各有所取，但因无确证，也被有的学者讥为“以意说之”^[4]。

王筠在否定了桂馥的“从心上母”的字形分析之后说：“直当是从心串声耳。”^[5]堪谓一语中的。后来出土的地下文字材料为其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。

战国楚文字“關”字作“𠂔”^[6]，从门串声，正可与《说文》患字是从心串声互证。楚文字“關”字从串声，说文“患”字古文从關省声，《说文》古文是包括楚文字在内的六国文字。“𠂔”很可能是“關”形的省变。不论患是从串声还是从關声，都与串字密不可分，对串字还需要进一步讨论。

“串”字在先秦典籍中出现的频率很低，最早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帝迁明德，串夷载路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患，习也。”《郑笺》云：“串夷，即混夷，西戎国名。”《经典释文》云：“串，一本作患。或云郑音患。”由于串字罕见，串、患异文，有人便以为此串字非古，乃患字之省。^[7]

[1] 王筠：《说文系传校录》，转引自丁福保编纂：《说文解字诂林》第10519页，中华书局1988年。

[2] 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第51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。

[3] 同上注。

[4] 徐承庆：《说文解字注匡谬》，转引自丁福保编纂：《说文解字诂林》第10520页。

[5] 王筠：《说文句读》（第三册卷二十）第38页，中国书店1983年。

[6] 见鄂君启节铭和包山楚简。

[7] 钮树玉《段氏说文注订》：“‘串、习也’见《释诂》。《诗》、《释文》云：‘串，一本作患’，则串乃患省，或假作贯，非古字。”类于此说者，又见于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。

在先秦文献中，串字还有一例，即《荀子·大略篇》：“国法禁拾遗，恶民之串以无分得也。”杨倞注云：“串，习也。”习惯义之“串”，在后世文献中还见于清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中所引的《南史》。其文如下：

《宗慝传》：“宗军人串噉粗食”。此串字最古。串即毌之隶变……古串、贯、贯通用。^[1]

经传诸子“串”字之训，是《尔雅·释詁下》之所本：

闲、狎、串、贯，习也。

串之训习，从文字构形上无法说通，当非本义。我们先从贯字说起。

在《说文》中，贯是钱贝之贯；遺与贯二字异部同字，同训为习。若以《说文》体例论之，则是《尔雅》中训为习的贯是借作遺或贯。后世则多用贯字。

从文字的发展规律来看，遺、贯、贯当均是贯字的分化；贯是毌字的分化，贯行而毌废。究其源，众字皆以毌声为核心。《说文》：

毌，穿物持之也。从一横贯，象宝货之形。

串字与毌（贯）字不仅在“习也”这一意义上同训，而且在其它意义和形、音上均有相合之处。

串与毌在构形原理上一致。毌是从一横贯的穿物之象。《正字通·丨部》：“串，物相连贯也。”串是从丨纵贯的穿物相连之象。

串与毌古音同属见纽元韵，在《广韵》中，串依然与毌同音。今读毌、串为二音，是后世语音之分化。

毌（贯）之基本意义是贯穿和连贯，串也具备这两个意义。《广韵》：“串，穿也。”现代汉语中串之基本义“连贯成串的东西”则是连贯义的引申。只是这些意义的例证或不足或不古。

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串与毌是同源字，甚至可以说串与毌最初是同一形体分化出的变形异体，后来才分化为形、音、义各殊的不同字。“串”之本义也是贯穿和连贯。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我们的推论提供了佐证。

江陵九店第五十六号楚墓出土的竹简《日书》中有独体的“串”字：

交日，利以串户秀(牖)、凿井、行水事吉。^[2]

[1] 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、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：《汉语大词典》（第一卷）第623页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。

[2] 见《江陵九店东周墓》第56号墓第27号简。原释文“串”字缺释。为了打印方便，凡与所论字形无关者，不严格隶定，可识字径以通行字代之。

串与凿相应，义为穿凿、贯通。这是“串”之“穿”义在先秦文献中的实证。同时也证实了串字最晚也在战国中期出现在楚文字中。串字非古以及串为𠂔之隶变之说不驳自倒。段玉裁对串𠂔二字关系的分析允见卓识。但改串为𠂔亦有未当。且不论还无法弄清是𠂔分化出串还是从串分化出𠂔，即如段说，串是由𠂔讹变而来，也只是就其来源而言，既已分化，则“患”字“直当是从心串声耳”。

《说文》失收了“串”字，致使对“患”字的构形分析失误。后世学者各抒己见，纷纷刊谬，然终因证据不足，难免臆测之嫌，地下文献的发现，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证据。

综上所述，“串”字早在战国中期的楚文字既已出现，串与𠂔同源。患字从心串声。

（原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1997年第3期）

按：姚孝遂师对我博士研究生的入门教育是：好好读书，不要急着发表文章写书，白纸黑字，将来洗不掉的。当时三个同学中，我古文字基础最差，紧追快赶，哪里敢问津写文章之事。听老师话认真读了两年书，愈发知道自己的不足。姚师去世以后，我转到吴振武师门下，有一次拿着读书笔记向老师请教，吴老师看完之后说：这些部分整理整理可以发表了。吴老师一向以严厉著称，我当时都有些不敢相信。董莲池师兄待我如家人，很早就提醒我“得写点啥呀”，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好！改一改快点发表。兴别人说也兴咱们说。”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1997年，我发表了两篇文章，第一篇就是这篇利用新出古文字重新阐释《说文》的短札，另外一篇就是《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》。这些学步阶段的稚嫩之作，承蒙学者不弃，李零、李家浩等先生在大作中先后引用了讨论九店简的一些浅陋之见，让晚学很受鼓舞。多年之后李旭昇先生还来函索要这篇读《说文》短札，深为其严谨感动。

这篇小稿的观点不足观，对患之《说文》古文的分析也不确切，因为是我第一篇考释文字、阐释《说文》的文章，是我个人汉字研究的起点，所以就选定为这部论文集的开端了。

有汉语言文字专业背景的学者，研究汉字大都是先从《说文》入手，我也不例外。对于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来说可以另有它途，但对于汉字学来说，《说文》是首要经典。《说文》阐释系统的建构，开启了汉字研究的正确方向，无论从材料还是理论都是那个时代之集大成者，需要通读、精读、经常读。今天汉字学研究对《说文》的整体超越是时代之必然，不然我们就更愧对古人了。屠呦呦受古药方中的青蒿素的启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，古药方功用大矣；但如果拿着古药方来治病，不要说诺贝尔奖，恐怕就只能打着“祖传秘方”的旗号街头卖药了。从《说文》中充分汲取营养，运用新材料、新方法更加深入地研究汉字，才是对《说文》的最好的继承。

《说文》古文与楚文字互证三则

商承祚先生的《说文中之古文考》以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与传抄古文互证，精义纷纭，多所发明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此书依旧是我们治《说文》古文的必读书。今依商先生之例，做《〈说文〉古文与楚文字合证》十四篇。限于篇幅，择其数则演成此文，以就教于各位师友。

一、色

《说文》：“色，颜气也。从人从卩。凡色之属皆从色。古文。”

《说文》“色”字古文形体诡异。清代治《说文》者多不置一词，如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等。有学者因其不见于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等字书，疑其为“校者所加”^[1]。后之治古文者，亦莫明其所自。

《汗简》、《古文四声韵》有“色”字异体，并与《说文》古文相近。

 义云章《汗简》中之二48/P24

  《汗简》下之二82/P41

 古老子《古文四声韵》入声27/P83

  义云章《古文四声韵》入声27/P83^[2]

这些形体显系一形之讹。三书同有此形，宋人更明注出处，不当是后人所加或宋人杜撰。

楚文字“色”字异体为我们解读此形提供了线索。楚文字“色”字有下列形体：

 黠钟^[3]

 黠钟

 信阳简^[4]1—1

 五行^[5]13

 语丛一47 又（有）容（容）又（有）頔又（有）圣（声）又（有）臭（嗅）

 语丛一50 容（容）眊目毳（治）也

 语丛一110 飮（食）与頔与疾

[1] 严章福：《说文校议》，转引自丁福保编纂：《说文解字诂林》第9335页，中华书局1988年。

[2] 本文所引《汗简》、《古文四声韵》字形均出自郭忠恕、夏竦：《汗简·古文四声韵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。

[3]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、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、淅川县博物馆：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》第260页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。

[4]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：《信阳楚墓》图版一一三，文物出版社1986年。

[5] 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·五行》图版第32页，文物出版社1998年。本文所引《老子·甲》、《缁衣》、《语丛一》等竹简字形皆出自此书。

《汗简》之“𠂔”（中之二49/P25）及小篆之“𠂔”当与“𠂔”形一脉相承。“𠂔”是楚文字

“色”的基本形体，加“首”构成异体“𠂔”，正合“颜气”之义^[1]。“𠂔”与“𠂔”正是《说文》

“色”字古文中“𠂔”形所本。“𠂔”、“𠂔”即“疑”的本字的讹变。甲骨文作“𠂔”、“𠂔”等

形，象疑顾之形。楚文字加心旁作“𠂔”（语丛二·37）、“𠂔”（语丛二·49），会疑自心生之义。

“𠂔”（语丛二·50）又借作“矣”。“矣”与“矣”当是一字之分化。朱骏声以为《说文》古文“色”

是“疑省声”，可信。据以上所论“𠂔”可以隶作“𠂔”，从色，疑省声，也是“色”字异体。“𠂔”字

裘锡圭先生“疑是‘𠂔’之讹字，读为‘色’”^[2]。此字当是传抄古文中“𠂔”、“𠂔”诸形所本，疑非

讹字，当是从“页”、“𠂔”省声。直接分析为从“疑”省声，也未尝不可。“𠂔”也是“色”的异体。

传抄古文中的“𠂔”，所从的“𠂔”、“𠂔”等形即“𠂔”的讹变。^[3]所从“彡”是累增形旁，与《说文》“彡”及新附的“彩”用意一致。

若以上推论不误，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、“𠂔”及传抄古文中的“𠂔”（或“𠂔”）并为“色”字异写，若依《说文》体例编排字编，上列三字在“色”字头下并出重文为好。

二、旅与者

《说文》：“旅，军之五百人为旅。从𠂔，从从。从，俱也。𠂔古文旅。古文以为鲁卫之鲁。”𠂔又见于《汗简》和《古文四声韵》，或为“鲁”字，或为“旅”字，或为“诸”字偏旁。

𠂔 鲁，见石经。《说文》亦作旅。 《汗简》中之二48/P24

𠂔 石经。𠂔 杂古文。𠂔 《说文》。 《古文四声韵》上声9/P39

[1] 《改併四声篇海·色部》引《类篇》的“𠂔”，音“颜”，或系讹传，或别有所自。

[2] 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·语丛一》第200页注释[二二]。

[3] “𠂔”字中间的“𠂔”可能是“页”的繁化。古文字中字形下部累增“止”旁构成繁体习见。

所从之“𠂔”是“𠂔”的讹变，战国文字习见。如：

𠂔

族 包山楚简10^[1]

𠂔

旂 禽章罇《集成》085^[2]

“𠂔”所从之“𠂔”显系“从”之讹形，与“衣”字下部相混。“旅”用为“鲁”是同音相借。

“旅”“鲁”通用，典籍不乏例证。出土竹简也可得到证实。

包山简4号简有“遯易公”，“遯”所从“旅”正作“𠂔”，与《说文》古文合。“遯易公”即2号简之“鲁易公”，与《说文》“古文以为鲁卫之鲁”合。

以上所说，早为大家所熟知。但三体石经有“旅”字作“𠂔”，《说文》“者”字说解中的“旅”字古文又作“𠂔”，何以若此？令古今学者莫明其详。

《说文》：

“者，别事词也。从白，𠂔声。𠂔，古文旅字。”

段玉裁、王筠、朱骏声等人所见到的是“𠂔”“𠂔”二形全不相类。谨慎一点便说“未详”（朱骏声），大胆一点便说“转写之过也”（段玉裁）^[3]。大家作无端猜测，是由于对传抄古文弃而不视的缘故。

“者”字《古文四声韵》及《汗简》“诸”字偏旁分别作：

𠂔

古孝经。

𠂔

古老子。

《古文四声韵》上声21—22/P45

𠂔

诸，见《尚书》。

《汗简》中之二48/P24

三体石经和《古文四声韵》的“者”字显然与三体石经的“旅”字相近，《汗简》“诸”字所从“者”与前列《汗简》“旅”字同形。这就证明“者”“旅”二字的古文，是很相类似的。

楚文字“者”字有两种别体，多次出现（52次）：

𠂔

五行19

𠂔

五行45

这些“者”字，显然是《古文四声韵》“者”字与三体石经“旅”字之所本。

𠂔

缁衣16 子曰：𠂔（长）民～衣備（服）不改。

此“者”字与《包山楚简》“遯”字所从相近。

“者”与“旅”均属鱼部舌音字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旅”与“者”是来源不同的两个字，在战国古文

[1]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：《包山楚墓》（下册）图版九五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。下文引用字形，皆出此书，不悉出注。

[2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第一册）85号，中华书局1984年。本论文引用金文，凡注明器号的，均出自此套书1—18册，简称《集成》，后文不悉出注。

[3] 参见丁福保：《说文解字诂林》第3927—3928页。

中，二字演变得形体相近或相同，二字语音也相去不远，人们就误把“者”字当作“旅”字了。二字形体演变如下：

旅： 作父戊簋（3514）—  仲自父簋（3545）—  曾伯栾簋（4632）—  包山楚简4

者： 王孙诰钟 —  黠钟 —  五行19 —  缙衣16

顺便谈一下《说文》“近”之古文。

《说文》：“近，附也，从辵，斤声。，古文近。”

“近”之古文，旧多以为从“止”“斤”声，“止”、“辵”用作形旁作用相同。然古文字中“止”旁一般不在字的上部。“𡳿”是以“止（趾）”在舟前会“前”意，置在“舟”上别有用意；再者，古文字中“止”字除了个别美术体外，均作“”，下面一笔向上弯曲，战国楚简无一例外，不作“”形。

“”当是“旅”字。“近”古文的上部与“旅”字古文的上部完全同形。

 曾侯乙墓竹简68  望山二号墓竹简45

“旅”、“近”音近通假。《说文》古文多假借例，曾宪通先生早有发明。^[1]

三、贵与遗

《说文》关于“贵”字的古文说得颇为混乱，前人多有质疑，但不得其解。

“蕒，艸器也。从艸，𠂔声。 古文蕒，象形。《论语》曰：‘有荷舆而过孔氏之门。’”

“贵，物不贱也。从贝，𠂔声。𠂔古文蕒。”

“妻，妇与夫齐者也…… 古文妻。从𡵓女。𡵓，古文贵字。”

在传抄古文中，“贵”字的形体分为两个系列：

𠂔《说文》蕒之古文     《古文四声韵》去声8/P53

𡵓《说文》妻之古文所从  《汗简》上之一5/P3  《古文四声韵》去声8/P53

在楚文字中，“贵”及从“贵”之“遗”也分为两个系列：

 曾侯乙墓简124  曾侯乙墓简137  信阳简2—4  王孙遗者钟261

 包山简18  老子·甲38  缙衣46

 包山简25  九店简M56简48  老子·甲12  老子·甲29

[1] 参见曾宪通：《三体石经古文与〈说文〉古文合证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七辑）第273—287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。